

白石山名集

共五

八五
546
1



546



宗門第一書

圓悟碧石巖集

○無邊風月眼中眼 ○不盡乾坤燈外燈 ○

杭州北橋北街東嶠中張氏書隱印行

○柳暗花明十萬戶 ○敲門處處有及應 ○
與江浙諸禪刹所藏本參攷無訛敬繡梓
以壽其傳得於希有發於久秘闕悟心法
了然目前向上機期真頭是道具眼幸甚

山受院

至聖命脉列相大機換骨靈方願神妙術其惟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撥正令
不露風規秉烹佛燬相甜錘頌出衲僧
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
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
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
人愍以垂慈別抉淵源剖權庭理當陽

直指豈立見知首則公案沒頭一串穿
來一隊老漢次第松將按過須知趙壁
本無瑕類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慈悲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
老婆其或泥句沉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
幸親 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
鄙拙敘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
叅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
自達磨者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
曰本來無一物為南宗白時二勤
拂拭為此宗於且有禪宗頌古
行在其次後有翻案法呵佛罵祖
無所不至為間有涉得吾詩家活
法者然所謂五弟一義焉用言句

雪竈真圓悟去婆心切大慧已一
炬丙之矣。嶠中張焯明遠然死
灰復板板布所謂去婆心切者
歎大德四身唐子曰月初八日
癸丑系陽山方回萬里序

○



方回
里

碧巖集者。園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
焚棄其書。世間種之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
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
徇物。必至於失己。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
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
見。求之於人。而入語之。如東坡曰。喻之說。往演推測。愈
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為出世间
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
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
為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使當閉口。何至如
是。叨。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

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萬人之傑也太阿之劍天下之利劍也登山則飛鳥豹之不可馴蛟龍入之知之盡於足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為之大敗流血轉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解而盡疑之哉自吾道有是書求之甚至螭中張氏始更刻木來謀於予遂資而成之且為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玉岑休之居士取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君丞

周駘

周氏

周氏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齟齬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為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豎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更讀語其用有三面譬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隨具眼為之勘辨一

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吏據獄讞罪底裏悉見情
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
歧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為乏接引一棒一痕
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友出入於死二也又其
次則犯稼憂深繫驢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深然之
色易悲大善知識為之付囑禪之心死蒲團一動
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
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
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

師所以立為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未
法以求求妙心於瘡紙付心法於口談點盡鬼神
猶不離簿傍人門戶任喚作郎劍去矣而舟猶刻
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
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
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學下惠者豈步亦步趨亦
趨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園悟頤子念孫之
心多故重拈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
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藏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

字豈欺我哉。圓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
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推之輓
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嶠中張明遠、馮
鏤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
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
大慧憂之，而圓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
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應。欲
觀此書，先參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古嘉朱子成刊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頌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上
明三目機，鉢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眾流，東
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
人行履處？看取雪竇寫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啣啣漢，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是甚繫驢橛。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

箭過新羅可煞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強惶

惶，果然摸索不着。磨云：不識幽，再來不直半文錢。帝



不契可惜許却較此子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
不免一場懺懺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帝後舉問志公
貧克思舊債傍人有眼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
志公趕出國始得姓與三十棒達磨來也帝云不識
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
傳佛心印胡亂指注臂膊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啣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
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闔國
人去佗亦不回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
大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

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
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
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
一力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失雖然
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
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辦道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
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
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
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寺度僧為什麼
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
太子持論直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

明非無真俗不土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
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
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
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
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
磨劈頭與他一撥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
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感然又向道不識直得武
帝眼自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

同

來即不堪端和洵有頌云一箭尋常落鵬更加一箭
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
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懔懔渡江至魏時魏
孝明帝當在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
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要得主祖彼方
號為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種後來武帝
是對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
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捺糊武帝却
供他款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啻當時等他道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攢他出國猶較此子入傳志
公天監十三年化去達磨普通元年方來自隔七年何
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
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向
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為什麼却有兩箇何止
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
論議師亦相指心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
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
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

受命論

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
也曠劫而帶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且道達磨即
今在什麼處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喚何當解的過也有什麼難辨

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恁麼去也眾云不識

三個四個中也咄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

別人穿蒼夫蒼夫始不丈夫豈免生荆棘脚跟下

已深歎夫闔國人道不再來兩重公案用追作麼在

什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意換手推

曾望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麼向鬼窟裏作活計清風

匝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雪竇向草裏轉師顧視左右

三白盡

云這裏還有祖師麼你待審欵那猶作這去就自云
有邊薩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
未為分外作這去就猶較些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虛空中
盤礴自然不犯鋒鏑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見傷
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撥一擡一舉只用四
句措定一則公案又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
據欵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撥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
當辨的雪竇於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
情識卜度得麼所以栗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

此字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語你開口堪作什麼計較生
時鷓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
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煞老波重重為人處且
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論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樞諸方尋常皆道雪竇
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須盡公案了後為慈悲之故須
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連磨本來茲土與久
解粘去縛抽金拔刺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
當時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連磨在什麼處若見
連磨便見雪竇末後為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

撥轉關捩子。出自已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
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即今箇裏。正
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拋
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
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
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為久。赤心片片。又自云。喚
來與老僧洗脚。太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
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
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遷。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
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照。直饒棒如雨點。喝似
雷奔也。未嘗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
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
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
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
究取。

○舉趙州示眾云。這老漢作什麼。莫打這葛藤。至道無
難。非難。非難。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麼。三祖猶在。纜有
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
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
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欺也。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撥舌。註上
趙州云我亦不知。殺殺這老漢。倒退三千。僧云和尚
既不知爲什麼。知道不在明白裏。看去向什麼處去。
遂教上樹。去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願有這一着。
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
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
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鉸釘膠粘。堪
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
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
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去。

教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
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這
僧出來也。不妨奇特。趙州空處。便去撥。他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
若不是這老漢。被他撥着。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
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云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
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
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撥。
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
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柰。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
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

本分事接久所以道相罵鏡你接簡相辭鏡你發水殊
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
天下人不奈何蓋為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
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
不答話不為久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山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
行水濁七花八裂捺胡池一有各種分開好只一般
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
麼天際日上月下觀兩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
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
毛卓堅麼觸醜識盡喜何如棺木裏瞠眼盧行者是

它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
土難難邪法難扶例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
易揀擇明白君自看晴將謂由別人賴值自看不干
山僧事

靈寶知陀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
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靈寶道一有各種二無兩般
似三隅反二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為什麼一
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
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
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
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

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
以分開結裏裏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
語端一有各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
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
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
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道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
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
不能會如此說話觸醜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
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
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
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則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
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
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被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觸醜
裏眼睛僧後問布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
在如何是觸醜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觸醜裏眼睛
山云乾木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

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向山云不知是何章向聞者皆
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彌體無識眼初明喜識
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
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未後有為
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
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上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
撥到未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是雪竇為人處揀擇
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
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
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个好肉上刺

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些有向上事蓋
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恁麼也得太廉纖生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大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
即是請試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迤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
問和尚近由尊候如何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
送亡僧是好手仁義道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可
煞新鮮養子之錄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由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
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
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徑往枯

木島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
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為人處如今多
有以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
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
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
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背散一盞來有什麼巴鼻到
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
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
到此亦是難頌却為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
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

像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謾他好可貴可賤二
十年來曾苦辛自是你落草不千山僧事啞子喫苦
瓜為君幾下蒼龍窟何消恁麼莫錯用心好也莫道
無奇特屈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堪迷向阿誰說
說與愁人愁殺人明眼衲僧莫輕忽更須仔細咄倒

退三十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
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
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無鈞四
海只鈞得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
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似箇

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
 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
 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
 豈不見與陽剖侍者若遠錄公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觀
 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守箇中誰是出頭
 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鵲捉鳩君不信觸
 隸前驗始知真遠云恁麼則在節當曾退身三步剖云
 須弥座下烏龜子真得重連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
 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
 情見此乃禪用題半半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鵲開行氣
 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

重或作
 更

屈堪迷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
 直饒是頂明具眼衲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不到
 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畫西時節因緣亦須應
 病與藥直道放行好托定好試舉者

四舉德山到滿山擔板漢野狐精挾複子於法堂上不
 妨令疑着納敗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煞有禪

作什麻顧視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
 真師子兒善師子吼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

點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取來頭上太
 高生末後太低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便具威儀再

入相見依前作這去就已是第二重敗缺豈為山坐
次冷眼着這老漢持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德山
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風起浪為山擬取拂
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不妨坐斷天下人
舌頭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
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擎雲攬霧者就中
奇特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點德山背却法
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上笠失
却脚下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為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飾西邊技本眼觀東南意
在西北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靈龜

曳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腦後合喫多少為山云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
後張弓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錯
果然點

來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
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
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
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事便說
即心是佛遂發憤擔跣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
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
婆子賣油糍遂放下跣跣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

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亦
施油燃燈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
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來龍潭纒跨
門便問久嚮龍潭及平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龍潭
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
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取重揭簾而
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
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
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由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

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五只道去在山遂取
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偈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馮山盛
化直造馮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夜東過
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
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
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
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豈為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
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
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
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
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為
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為山也被他挫折一上着他
為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處爭能
如此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一偈鐵樞相似眾中謂之
著語雖然在兩邊却不往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
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為山德山
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為山揪
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為山坐次
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為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
而出可煞奇特眾中多道為山怕他有甚交涉為山亦

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
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木林羅萬象天堂地獄
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
眾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為山若無坐斷天下
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不下為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
里德山皆却法堂草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
道德山是勝是負為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著語云勘
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訛極則處方能恁麼
不妨奇特訥堂云雪竇草草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
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

問首座道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昔知法堂看
草鞋出去也滿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
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滿山老漢不是好心
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
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滿山與他受記得麼
喚作澤廣戴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重
實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
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說你與滿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
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言猶在耳過二勘破兩重公案雪上加霜曾
驗真三段不同在什麼處飛騎將軍入虜庭嶮敗軍

之將無勇再斬喪身失命再得完全能幾箇死中得
活急走過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理能伏豹穿却鼻孔孤峰頂上草裏坐果然
穿過鼻孔也未為奇特為什麼却在草裏坐出會麼
兩刃相傷兩兩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林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
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孰方可下筆何故如此
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聲訛處
著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
什麼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虜
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遂

詐死脫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馬推轂胡兒
奪其弓失鞭馬南馳響言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
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雷寶引在頌中用此德山再入相
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
不妨英靈有殺又不敗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
地成佛底人自然殺又不敗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
人有底問著頭上一似初僧氣稟輕輕按著便腰做段
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此之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
也大難看他德山瀉山如此豈是滅滅擊擊底見解再
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
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雷寶領到

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
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雷寶道不放過滿山
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
法堂著草鞋出去也瀉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會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
裏雷寶為什麼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
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又不敗眼
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寄齊唱理事
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明直下截斷為
證後學初機難為湊泊昨日恁麼事衣獲已今日又恁

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⑤舉雪峰示眾云一盲引眾盲不為分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有什麼伎倆漆桶不會荷勢欺人首領出去莫謾大眾好打鼓普請看晴打鼓為三

軍

長慶問雲雨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且解雪峰云匹上不是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公稍嚴不許攙奪行市大為諾云我更與你諸

人主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話出為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勤三上報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為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淘米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鷲山問雪謂眾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眾頭唱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須是自己曾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

分相應。靈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我輩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行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眾。蓋為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甜飽。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接道者出眾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隻眼汝

等諸人。向什麼處。看。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湖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眾只如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續方見。他用處。直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靈明。舉着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當。為人了也。看他靈實頌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蹉過了也。馬頭回如擊右火曹溪，
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打，
鼓看來君不見，刺被你眼睛莫輕易。好漆桶有什麼，
難見處。百花春至為誰開，法不相饒一場狼籍。葛藤
窟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劍與他領出。
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旦朝喫粥，
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
白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鏗，
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
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去通一線道，略露些風規，早是落

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
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只
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以曹溪鏡裏絕
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
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
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
雪竇如此。即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癡。更
向你道：百花春至為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入
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入處。百花競
發，你且道更為誰開。

因舉雲門無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南半河北。

這裏不取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朝至暮切忌道者來自是十六日月如流自代云曰日是好日收銀跳不出手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廢海神知實不知價

雲明初參睡州州旅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擲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雲明凡去見至第土面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未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擲住云道道明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闔內被州急合脚抄折雲明脚明忍痛作聲勿然大悟後來語脉接入一摸脫出睡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睡州指迷雪峰處去至彼出眾便問如何是佛峰

六
云莫寐語雲明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殊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兩前接首座眾皆訝之雲明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入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了合子令侯王來只云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明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雲明師開堂說法有韞常侍致問靈樹果子孰也未問

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後引劉王昔為賣香客等因緣
劉王後謚靈樹為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靈明凡
三生為王所以失通靈明劉王詔師入內過身共數人
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
有一直殿使書一獨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
禪禪明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實輸却雲明總不
言靈明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鑿又說一字禪僧問殺
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明云露又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明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
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榔子相似後出四指乃洞
山初智明寬德山密香林遠皆為太宗師香林十八年

月

二

為待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明云是什麼如此
十八年一日方悟明云我分後更不叫汝雲明尋常接
又多用睡州手段只是難為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錯錯
靈實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久抽釘拔楔再箇問
頭示眾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
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
他不道明白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甚麼交涉
他雲明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為人處無語了却自代云
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
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隨

玩落漸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
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
說而未終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
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九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
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以對上是天下
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匹爭奈拄杖在我
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竟問脚跟下難為體安打入
葛藤窠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
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舊窠窠裏草茸茸腦後拔
箭是什麼消息隨在平實處煙囪器器未出這窠窠足

下雲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處不啣啣漢劫破
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
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莫動着前言何在動
着時如何動着三千棒自領出去便打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圭寶劍揮一下了然
後略露此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
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却一十五日已前事雪竇驀
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
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
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天用現前自
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百

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到這裏箇開口更不得以方便力故為
 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
 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明中淺近
 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
 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此意教人見你
 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眾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
 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
 打成一片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
 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木人畜着着

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
 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
 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
 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
 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
 便摧不為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
 中復道草茸茸煙幕幕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煙幕
 幕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
 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
 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幕幕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

正是空生敲碎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敲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
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
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
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直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寶亦曾有頌云雨過雲
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敲中坐惹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寶
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
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袂直得淨鞵鞵赤洒洒都無纖毫
過患也未為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

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為體無
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以舜若多神時雪
寶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者動者時如何白曰青天
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嘗親親如隔大千設使
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
獨稱尊始較此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
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
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入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寶公案又作麼生看

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道什麼擔枷過狀慧超咨和尚如何是
佛道什麼眼晴突出法眼云汝是慧超依獲脫出鏡
鏡縮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
此答語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奪臨時殺活在我
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清解會者
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
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
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

已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覓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
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
應若一一作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
客於此語去也是他尋常管帶象豕所以一言之下如
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象請入
室一由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
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
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
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
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
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
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為你答則便問如何是
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這下太悟如今有者
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
又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挂更不用
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挂是他家風如此一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法眼出
世有五百眾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又依疎山自謂
得旨乃焦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須眾行脚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丟入室只令參徒隨眾入室曰法眼墜座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

惘然而退韶在眾聞之忽然太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自青山法眼
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豈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僧說須
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辨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為人也為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
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
試舉者

江國春風吹不起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驚
鷓鴣啼在深花裏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

恁麼事三級浪高魚化龍通這一路說說大眾好踏
着龍頭癡人猶岸夜塘水接籬攬壁挨門傍戶納僧
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詩訛更
領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關捩子又知慧
超落處更悲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領出
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
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

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
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夫蓋地
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升霄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心然傷慈
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起如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禹門三級浪蓋津即是龍門禹帝
鑿爲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
門頭上生角昂鬚鬚髮髮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癡人向言下咬嚼似岸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爲龍也端師初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

喫尚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頃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
得極巧不湯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
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
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
諦流布幾辛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踏地獅子有
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
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
各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
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
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蕤

箇什麼道理還委悉麼試舉看

八舉翠岳夏末示眾云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開口焉

知恁麼看翠岳眉毛在麼只贏得眼睛也落地和鼻

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

是賊識賊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錯就錯果然雲

門云開走在什麼處去天下衲僧跳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岳至夏末却恁麼示眾然而不妨

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

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上等是恁麼

時節翠岳就中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

處古人垂一鈎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為人多錯

會道自由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莫未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
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
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
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
作活計着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
聲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哂哂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着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
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
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島脚跟

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器出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處我且問你是什么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
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閑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
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不句底樣子他
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
也須字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
直下八面玲瓏雲寶為他一箇閑字和他三箇穿作一
串頌出

翠岫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節。開字相酬。不信道。不効奇。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實也。不必和聲。便打潦倒。保福同行。道伴。猶作這去。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莫謗他好。且喜沒交涉。勞勞翠岫。這野狐精。合取口好。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捉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麼。天下人不知價。誰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來無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諳。是精識。精須是他始得。未得一半。在肩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今。又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其苦。然後學着他。高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唱散太衆。惟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竇道。千古無對。他道看翠岫。肩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雷光。若不是頂明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什麼。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開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

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岳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嗚呼翠岳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麻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鎮翠岳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識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垂示云明鏡當臺妍醜自辨鎖鑰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

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⑤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著爛泥

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開也相罵鑊你接甬相啞鏡你潑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為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

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又參多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又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按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其中不問這箇趙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未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益平日一風五日一兩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接子出得荆棘林淨鞞鞞赤灑灑衣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

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
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
諸方墜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
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
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
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
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
也不燒似則也似爭本脫體不是纜問着却是極則相
似纜撥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
日換羊搥骨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
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

七日

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白
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
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
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
入草求人不知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
取雪竇頌

向裏呈機劈面來響魚行水濁莫謗趙州好樂迦羅
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撈天摸地作什麼
東西南北明相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
向什麼處去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你輪鎚不到開
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
 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須致箇問頭天似無
 事生事事奈向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
 問頭所以亦呈機若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為透底人自
 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至握雀兒來
 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
 騎門闔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豎起拳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
 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
 道問在答處若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
 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
 似趙州不移身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機迦羅眼絕纖埃此須趙州又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
 他答此謂之有機有境機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
 難塞他問頭機迦羅眼若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
 剛眼照見無礙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
 得失別機宜識林岩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
 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
 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
 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豈難蟻
 蟻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

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何試舉者
十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竿影草僧便唱作家神容
且莫詳明頭也解恁麼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階虎
之機猴又作麼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
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逆水之波
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無語果然摸索不
著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
為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著落在第三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自有本分宗師作
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勤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
似箇荆棘叢相似著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

十

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下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
又示眾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
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為久多如此這僧也善離殊爭
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感亂一場只如
他問近離什處僧便唱且道他意你麼生這老漢也
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邊
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唱似則似是則
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
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驢人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
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

十

睦州又

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

卷之五

三十六

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答脚
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
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舌至空有人
恁麼作者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因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
有人作這見解二俱成瞎漢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
自領出去誰瞎漢教誰辨賴有末後句海平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者即不無觀着即瞎鬧禁着着眼
看則兩手揜空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

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二喝用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與化
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
喝直饒喝得與化上三才三夫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
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有何故與化未嘗向紫羅
帳裏撒直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瞎濟
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
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
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
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
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品頭道若論

於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此字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著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唱四唱作什麼只管唱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唱唱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力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為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

眼也着合眼也着遠有人免得麼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嶠中張氏
書隱刻梓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
 侵擾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怪暮起千邪撼動真如
 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為珠玉
 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巨大飄蕩法城
 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密商
 量同為剪滅遣性空為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
 八万四千餘眾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
 空為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為見性之功
 一正去百邪之乱撥堅固甲執三昧解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
 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内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

遭大覺性為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
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師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放
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遠避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
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尔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
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悠悠而魔
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遺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
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
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塌因茲三昧再朗
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權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
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望塵共
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廢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閑
一句一言驚群動眾一機一境打鑊敲枷接向上機提
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者
十舉黃檗示眾云打水喝盆一口吞盡天下衲僧跳不

出汝等諸人盡是啗酒糟漢恁麼行脚道着踏破草
鞋掀天搗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群
動眾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盡
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
作麼生也好與一拶臨機不得不恁麼檨云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直得分踈不下瓦解冰消龍頭蛇尾漢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
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
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拍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
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
師咄云這自漢吾早知怪怪當所汝脛其僧歎曰真
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從什
麼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為何事檗云
不為別事百丈深器受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檗
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
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其申特地去
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下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

士

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
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
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為人我取拂子豎起祖云即
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
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
嗣馬大師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見孫丈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死
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黃檗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
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
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

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
葉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鎮死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
會葉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
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木土傳心印額有圓珠
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
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
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指等閑人葉住後機鋒
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
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

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
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葉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
後人爲陰涼葉云吾已知濟來辭葉云汝不得向別處
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
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葉與麼老波心切爲你徹困更
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葉佛法無多子大
愚搗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知道佛法無多子濟
於大愚脇下捏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葉非干我事一
日葉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

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噯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時破罵之作噯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又具眼者自見花落處大意垂一鈎釣之問衆中有一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他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撥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他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

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居
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編素也要皂白分明大中天子
曾經觸說什麼大中天子恁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
柰有天何三度親遭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
爲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
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峰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

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擗荷愈沒弱
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
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此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
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
蛇眼擒虎兇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
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
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
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
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跣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
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
奏穆宗穆宗見而無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

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武宗敬宗繼父位
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
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巖開和尚會
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
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
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
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
着法求不着眾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

月

法求不着眾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為樂便掌木
中云太產生樂云這裏什麼所在說籠說細樂又掌大
中後繼國位賜黃檗為龍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
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脉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
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
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為
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 鍊蕪蒸天下衲僧跳不出山
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為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
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
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
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
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
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遶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
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
句下尋諷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
是截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
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
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

一條相似舉定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餽餅話
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紙麻
三斤千百年帶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
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斤快鷄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速
右眼八兩姪娥宮裏作窠窟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
在扣如谷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
闍黎恁麼見跛鱉盲龜入空谷自領出去同坑無異
土阿誰打你鷄子死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米
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号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
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癡兒牽伴山僧也恁

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蒼天夜半更
添冤苦嗚咄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
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
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瞠眼云在這裏
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
鈎四海只釣鯨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
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
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
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
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

應頌云。觀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鏡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缸拔却。楔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鷓鴣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頽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

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笑。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明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明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明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眾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與麻三斤。只

是阿耶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鑰難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頌上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巨大夫作宣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巨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院主無語。巨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未後有一箇字。

不妨聲訛，更道嘔。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疑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止。坐斷大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三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白馬入蘆花，道什麼？點巴陵云：銀椀裏盛雪，塞斷你咽喉。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為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

是提婆宗只此箇為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曾
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
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
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
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重門道馬大師好言
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
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
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
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
茶來與這僧去重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
去又云赤幡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幡負墮

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
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
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
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
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
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
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仗義遂自開門提婆於
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
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
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
墮者幡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

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
衆中謂之鑿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
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
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
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椀
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忘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
矣自後果不作忘辰齊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
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
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鏖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
路有陷虎之機脫又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
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又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

會石鞏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
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
麼端的頂門上一着夢見也未解道銀椀裏盛雪
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
自知兼身在內閣黎還知麼一坑埋却不知却問天
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婆宗提婆宗
道什麼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旛之下起清風百
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去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
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

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
麼道理去雪竇微露此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
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
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云
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嚮之
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巴
陵道銀椀裏盛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風
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四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主
不會着藤窠裏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裂

老鼠咬生薑

古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
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
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
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
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
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
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
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
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
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
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
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鱖鱖言猶在耳不妨孤峻太孤絕傍觀有
分何止壁立千仞豈有恁麼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
會名言也雲門老漢也是泥裏洗土塊雪竇也是粧
飾閻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
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驪龍拗折
有誰見來還有證明麼啞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
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槩在什麼處更有
一槩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那一槩又

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絕
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
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
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
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大似
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閻浮樹
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吹琉璃樹映閻浮洲
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為名各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
由旬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
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且

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
嘆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
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竇一時
頌了未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概何至道全得如
何只得一概且道那一概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
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丑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踣跳
作什麼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平出教出囚人口
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

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
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
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
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
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
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
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
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
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
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聲訛在什麼處所以道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
處既聲訛。若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
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
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
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
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
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
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南畔。卷盡五千四十
八分一節。在你邊在我邊。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為君訣

泥裏洗土塊。着甚來由。放你不得。

八萬四千非鳳毛

羽毛相似。太煞減人威光。漆桶如

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

唯我能知。一將難求。野狐

精一隊。別別

有什麼別處。少賣弄。一任踣跳。擾擾忽

忽水裏月

青天白日。迷頭認影。着性作什麼。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
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
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
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
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
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為他無許多。

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珠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二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未始得八萬四千非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眾非鳳毛也南史云宗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章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府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五

詩云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眾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竈所引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頭是這般入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須至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捋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教令入

荒草落荒草者救令處孤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籠頭卸却角獸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

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此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村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無風起浪作什麼你用

許多見解作什麼清云還得活也無虧買帽相頭將錯就錯不可總恁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撐天拄地檐板漢清云也是草裏漢果然自領出去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乎輩同時初見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眾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

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明下有啐啄之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賓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僧既會恁麼問。為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

六

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有一僧云：南院棒拆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麼。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其麼風穴便向他道：你會也。

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奈土曠人稀知
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着他
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
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
出

古佛有家風言猶在耳千古榜樣莫謗釋迦老子好
對揚遭貶剥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棒對十
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子母不相知既不相知
爲什麼却有啐啄天然是誰同啐啄百雜碎老婆心
切且莫錯認啄見道什麼落在第二頭猶在殼何不
出頭來重遭撲錯便打兩重公案三重四重了也天

下衲僧徒名貌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得底
麼若名邈得也是草裏漢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
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傍
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頭來便是落草直饒
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
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南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
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
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
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攆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剝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剝謂之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末後只是落草爲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啐母雖啐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啐各不相知當啐啐之時是誰同啐啐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案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母啐子覺無殺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啐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矣爲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雪

去

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此字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各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矚力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密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廿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大有人疑着猶有

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合
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錫解稱鐘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
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為同行道伴
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鶴湖
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
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太根器
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
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
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
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為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

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
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明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
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
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
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眾云大凡行
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
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
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
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

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
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
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
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
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依而行之如府似粟成群作
隊作什麼脫却龍頭卸角馱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落
落還休得也未左轉右轉隨後來猶自放不下影影
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
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驗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拶出放教你見聊聞舉
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麼道若能
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
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
縛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止只
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
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
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
參時劉鐵磨在瀉山下卓庵諸方皆不柰何他一日紫
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
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八十一舉肅宗皇帝

本此是代

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

搔待痒果然起摸畫樣老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

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住帝曰請

師塔樣好與一剎國師良久云會麼傳因長智直得

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擔帝云不會賴值

不會當時更與一抄教伊滿口含霜却較此子國師

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賴值不

掀倒禪床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莫捺胡人好放過一

着國師遷化後可惜果然錯認定盤星帝詔耽源問

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

湘之南潭之比也是把不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

半合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一音引衆盲果然隨

語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

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事雪竇著語云山形

拄杖子拗折了也也是起摸畫樣無影樹下合同船

祖師喪了也闍梨道什麼雪竇著語云海晏河清洪

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些子琉璃殿上無知識咄雪

竇著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禪為國有

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勅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粟散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青銜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馳名愛利戀著人問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

是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恠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檐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
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
向良父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
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文殊
普賢中間有箇簪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
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
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
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
人不柰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為箇什麼不
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六

便來為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
消一頌祖庭事苑出齊時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
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靈
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
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
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
為入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山後
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
仰山不契後問為山山乃呼惠寂山應諾為云出了也
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為山處得用也只

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頌官家。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

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箇大小道。什麼見。還難。非眼可見。瞎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麼處蟠。這裏直得摸索不著。曾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麼。影團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行。左轉右轉。隨後來。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麼生看。闍黎

覩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龍不鑿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綫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綫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已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州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鈍根阿師只豎一指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

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見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尋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為什麼承當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

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
 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
 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
 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
 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
 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
 至遷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
 麼豎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
 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
 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
 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杖打

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作棒却問
 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
 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
 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
 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
 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
 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
 處他豈不是無機閑轉換處為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
 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為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
 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

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峻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機

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有一箇也須打

殺曾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破

草鞋有什麼用處夜濤相共接盲龜撈天摸地有什

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令而行趨向無佛世界接

得闍梨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誦訛奇特公案偏愛

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

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為人處

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

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別人須

參雜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耶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

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

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

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

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

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

互為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墻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處或有

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看。

七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話也要勘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用禪板作什麼。洎合放過，噉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着，打得箇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直半分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

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却。牙取蒲團過與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俐，依佛越國，髣髴揚州。濟接得便打着，可惜打這般死漢。一摸脫出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爲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爲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辜

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撥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
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
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
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
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
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
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
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
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
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鎧鉞劍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頰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
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
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
於此有省遂焚香遥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
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
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
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
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

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恁麼明日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

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
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久已落
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
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
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
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
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
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

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前後相
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
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
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曾襟裏事
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大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為
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
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聽謾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下
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忽然活時無奈何累及天
下人出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教阿誰說你要禪
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闍黎麼只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獐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入多錯會道為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

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能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為盧公他題悔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射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勤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

知較一半賴有末後句盧公付了亦何憑盡大地計

恁麼人也難得教誰領話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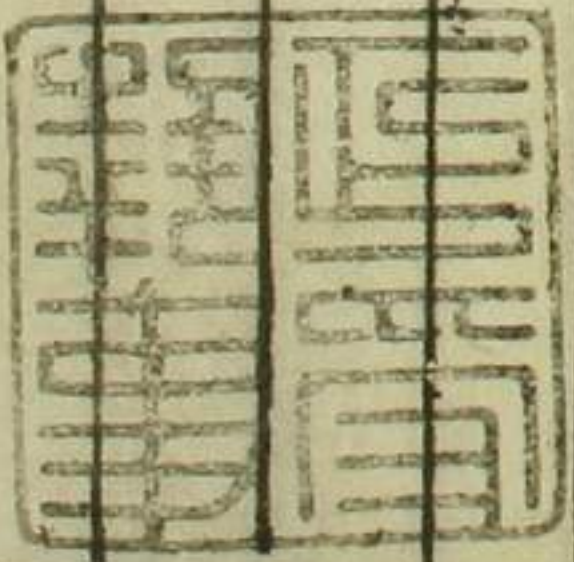
打入黑山下坐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雲歸未合

一箇半箇舉着即錯果然出不得遠山無限碧層層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溺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
莫守株待兔彌縫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曾中放教
灑灑落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
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
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此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
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
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
得失是非一時坐斷灑灑落落始較此子遠山無限碧
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

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喁中張氏
書隱刻梓

